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第十回 中三畝園應誓拿普蓮 八賢王賀號石祿得馬

話說葉秋風與李翠對了面，刀裡加鏢，直奔李翠的喉嚨打來。李翠一見急忙一甩臉，就在左邊耳朵上，就打上啦。忙往後一倒步，將鏢拔下。葉秋風就是這一樣好，他打的暗器，是全不喂毒藥，丁銀龍上前說道：「李賢弟閃開了。」到了前面亮金背砍山刀，問道：「對面可是八臂哪吒葉秋風嗎？」葉秋風道：「既知我名，何必多問。你報上名來。」丁銀龍道：「我姓丁雙名銀龍，外號人稱神偷小毛遂的便是。」說完舉刀往下就砍，葉秋風往旁一閃，用刀急架相還，二人當時殺在一處。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說的慢當時快，那普蓮心中暗想：丁銀龍刀法實在是高，我那老哥哥不能取勝，我必須注意與他。此時葉秋風一見是竟找那空子，好打暗器。無奈丁銀龍看的太嚴，不容功夫。二人打的工夫大了，葉秋風虛點一刀，往北就跑。丁銀龍執刀一追。葉秋風腳下一滑，是爬伏在地，連忙刀換左手。丁銀龍趕奔上前，連肩帶背就砍下來了。那葉秋風打的這一手名為臥看巧雲鎖喉鏢，就聽他說「著」了一聲，鏢就打了出來。丁銀龍一看實在躲不了啦，用左胳膊一擋擋。那鏢久竄忠擔擔崧銀龍身帶重傷，往旁一閃，那何玉就到了。何玉軋刀說道：「膽大的葉秋風，你用暗器傷了我的拜兄，我焉能跟你善罷甘休。」葉秋風道：「何玉，我與你乃是對頭冤家。」說完二人殺在一處，就在三四個回合，葉秋風左手一晃說：「你看你家太太爺的暗器。」何玉往上一翻臉，一看，任甚麼沒有。那葉秋風刀往下一沉就向前紮來，何玉躲之不及，就在左邊大腿上中了傷啦。何斌一看就急啦，急忙提刀來到陣前，他要替父報仇。葉秋風問道：「對面來者甚麼人？」何斌道：「你可是老兒葉秋風嗎？」葉秋風道：「正是你家太太爺。」何斌說：「在下姓何名斌，外號人稱翻江海龍神手太保，特來替我父報一鏢之仇。」葉秋風剛要上前動手，那後面有人說：「老人家先行閃開，待我葉德治他。您連勝三陣，必然累啦。老不講筋骨為能，英雄出在少時，您給我們觀敵料陣，待我大戰於他。」說著話擺撲刀上前動手。正南魯清說道：「孩兒呀，你可多多的留神，此賊可太滑。」原來魯清有見面知其心的聰明，他一看就知道此賊奸滑。何斌道：「老人家休要誇獎他人，量他小小狗子，有何能為，何必掛在唇齒。」又說道：「葉德小輩，你將樸刀扔在地上，待我將你人頭斬下，好報那一鏢之仇。」說著話就要動手，那葉德焉聽這一套，他舉刀上前，左手一晃，右手一砍，右手刀砍來。何斌一見急忙往旁一閃身，他刀就砍空啦。何斌托刀往裡一紮，葉德往後一坐腰，二人打在一處。葉德拿起樸刀來砍他的下三路。何斌長身就縱起來了，雙手抱刀往下一劈。葉德身子一轉，就躲過此刀。何斌跟身一步，反臂撩陰刀，往裡一滑。口中說：「小輩，可要小心你的左臂。」那葉德急忙往裡一收左臂，稍微慢一點，刀尖就在他左臂上划了一下大口子。當時他帶重傷，敗回本隊。那八臂哪吒葉秋風大聲說道：「列位大家可千萬別過來，這個小畜生何賦，殺法特以的驍勇，待我戰他。」說著話來到近前，舉刀就刺。何斌見刀到，往旁一閃，當時二人殺在一處。何斌的刀正攔頭往裡走，葉秋風往下一坐腰，用刀背磕他的刀背，嗆啷一見響。他用力往出一撤，刀已撤出，鏢已打出。何斌倒是躲過刀啦，那鏢沒能躲過，便打在他左跨骨上。自己忙將鏢起下，扔在就地。謝斌趕奔上前。石祿答言，說道：「斌跟亮，你們全別過去啦，他拿冰鑽把小何鑽啦，叫他鑽我。」說話之間，擺雙鏟來到當場說道：「對面老排子，你用刀紮人，用竹千鑽人，還不成，如今又用冰鑽咬人。小子你咬一咬我，試試。」葉秋風軋刀一看他，借燈光一看，見他身高約有丈二，虎背熊腰長得很是兇猛，外帶拙莽，瞧他樣子可是一時又想不到。可是知道使這路軍刀的，武藝弱不了，看他上下無根線，忙問道：「對面來的黑漢，報上你的名來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，名叫走二大。」葉秋風說：「你不用說那鬼名鬼姓，我刀下不死鬼名鬼姓之人。不說你的真名實姓，你是擦粉婦人，穿兩截之衣，帶子鑲足，油頭粉面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真罵人呀。我要一報名姓，你可別走哇。」葉秋風說：「我何懼於你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住家夏江秀水縣南門外石家鎮，姓石名祿，人稱穿山熊，大六門第四門。」葉秋風心中一想，他一定是石錦龍的後人，暗想先下手為強，擺刀上前就刺，那左手的鏢也打出。他是刀鏢一齊到。石祿左手鏟往上一豁，一鏟破刀鏢，刀碰鏟桿，那鏢也打在鏟頭上啦。石祿說：「好你個老排子，真叫利害。」說著往前一進身，雙風灌耳。葉秋風往下一坐腰，石祿忙將雙鏟一變招，往下一劈。葉秋風見鏟到，忙往外手一轉身。石祿將雙鏟一並，說聲：「你家去吧，老排子。」吧的一聲，打在賊人左背之上，當時打出一溜滾兒。要換別人，跟過去，那老賊就得喪命。那葉秋風急忙翻身爬起，跑到大廳廊簷底下，說道：「普賢弟，逢強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擒。我可不是長那石家之威，如今咱們這裡有他一人，可就難以取勝。」普蓮哈哈一陣大笑，說道：「待我前去。」當時到了戰場，問道：「你們大家那個為首？」魯清答言說：「我為首。」普蓮問道：「朋友你貴姓？」魯清說：「我住家在山東登州府南門外，魯家莊的人氏，姓魯名清。外號人稱會友熊。」普蓮說：「魯爺，你既來之則安之，咱們倆造下動手，賓朋全得受累，輕者帶傷，重者喪命。」他心中原來是想：外面的走線輪弦都沒擋住他人，一身橫功夫，我必須先把他收到一個地方。這戰場上沒有石祿啦，那何家口的眾賊，一定難逃公道。這是他心裡的話。魯清道：「依你之見，又當怎辦？」普蓮說：「你可能拿主意？」魯清說：「能拿主意。」普蓮說：「咱們二位辦事，是千錘子打鑼，一錘子定更。」魯清說：「男子說話必須如白染皂方成。」普蓮道：「那個自然。我也不是無名少姓之人，在西川敢說是鎮住半邊天，山東地面也有我這麼一個姓普的。我是明人不作暗事，山下走線輪弦，滿是姓石的給毀的嗎？」魯清道：「不錯，正是他給毀的，他看出來破綻就給毀的。」普蓮說：「魯爺，我後面有個七巧樓。我因為與江南蠻子趙庭嘔了口氣，所以才把寶鏝盜來。如今你們可以設法破樓，我已將那鏝，放在樓中。因為外樓周的人太多，我恐其他們暗中偷盜，故此我才將鏝收藏起來，可以高枕無憂。我將姓石的同到樓下，將寶鏝取出。雙手奉獻，然後我再束手被擒，你的意下如何？」魯清說：「普蓮，我一看你的臉面，我就知道你的心，你竟是虛偽，說話是滿不應心。你那七巧樓裡有甚麼意外的消息，將姓石的給關在那裡呢，我可怎麼辦呢？」普蓮道：「後頭沒有，那一來，還算人作事嗎？」魯清一聽，四外梆鑼齊響，正交三更，遂說：「姓普的，你看我給個便宜，你將寶鏝送出，我們拿了走。盜鏝之人，我們案後再拿，你看怎樣？」普蓮說：「魯爺，你有這一句話，我普蓮是感恩非淺。」魯清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那麼你空口無憑，你對天賭咒。」普蓮抱刀跪倒塵埃，口中說道：「過往神靈聽真，弟子普蓮，若在七巧樓中有甚麼鬼計害人之處，我棄山逃走之後，叫石祿在我朋友家中，把我堵上，胳膊腿被他撇折，天厭之天厭之。」魯清一聽說道：「姓普的你快起來吧，這個誓，如同沒起。那有那巧的事呢，那太巧啦。」宋時年間的景況，起誓不飄。「你帶著石祿前去取鏝去吧。」遂回頭對石祿說道：「你跟普蓮，到後面去取寶鏝去吧。見著了珂吧撲，就給他拆了。」普蓮說：「雲峰、段峰，你把茶壺碗，桌椅條凳，全拿出來，請他們諸位先去喝茶。」當時帶石祿往後來，石祿提雙鏟隨在背後，順大廳的西夾道往後而去。

石祿到了後邊一看，原來是頂頭門，三層台階，門上頭有獸頭。那獸頭之上，套著一個環子。普蓮說：「姓石的你在此站一站。」石祿當時在旁一站，那普蓮將刀交左手，右手抓住環子，往懷裡一帶，一用力又一撒手，那獸頭兩半，門已開啦。石祿道：「蓮呀，你可損啦。怎麼把獅子頭給弄兩半啦？」普蓮道：「石祿你不明白，這是玩物。」石祿說：「你竟跟他玩呀。」普蓮說：「對啦，我竟跟他玩，你隨我來。」當時二人來到了裡院。石祿一看這院子，南北寬，東西長，坐北向南七間樓。普蓮說：「你在南面往北瞧著，待我進去。」說著他取過一個高凳，到了樓的底下，上面寫著七巧樓，一塊匾，在那巧字的下面，有個陰陽魚。普蓮用刀尖紮在陰陽魚的縫裡頭，雙手抱著護手盤往西轉八個扣，一用力一抽刀，那陰陽魚反倒往東轉去啦。就聽樓上頭鈴響，嘩啷啷，普蓮忙用刀背一釘他，樓上的鈴不響了。又聽上面吧的一聲，放下來一個蜈蚣梯子。普蓮下了高凳，登著梯子上樓，當時便將三面樓窗打開。看那裡面有四雙撮燈，全被他點著了，亮如白晝，明是三間，暗是九間。石祿一看，那裡面東邊一個軟簾，西邊一個軟簾，裡頭有個明柱。就見普蓮將刀放在門外，用手叫石祿道：「石爺，看這個是甚麼。」石祿說：「那是柱子。」普蓮心說：「只要你明白是柱子，你作出事來擋不住我所料。」雙手摟著柱子，往前一帶，就將柱子挪到屋的當中。又從二道檁上，下來一掛練子，約有茶碗口粗細，見棧見角，練子頭上有個鉤子。普蓮趕緊看了看，拿起刀進到東裡間去。石祿在下邊聽見那屋裡一

響，就見普蓮由打屋中拿出一個簸蘿來，叫石祿看，問道：「石祿你看這是甚麼？」石祿道：「那是簸蘿。」普蓮又來到西裡間，只聽嘩啦一響。書中暗表，他已然將走線輪弦，通盤上好。普蓮由西裡間出來，手中拿著一根竹竿，其形像好似鋪子裡晃叉子是的，手中拿著一個包袱，說道：「石爺，你看見沒有，這就是金書帖筆，王爺的鬧龍寶鑑。」說完放在簸蘿裡，然後掛在練子鉤上。掛完之後，拿起竹竿，將柱子後頭一根鎖練，挑了下來。然後將竹竿到旁邊，緊了緊絲帶，又早地拔蔥縱起來，爬上柱頭，雙腿盤繞，伸手一拉。就聽吧一響，那根柱子就入了槽兒，不能再動啦。普蓮一攏手，人落樓上，鎖練上去了。普蓮又用竹竿，把四面的挑山字畫，全都挑下來，全卷好，放在後簷牆洞裡頭。又將蠟花彈了彈，竹竿放到西裡間。前槽二扇隔扇，他給關上扇。東邊五扇，西邊五扇，當中兩扇敞著，石祿一看東西房山，跟後房沿掛著整扇的花帳。普蓮提刀，下了樓堂，到了外面。說：「石爺你也上去，把包袱伸手就可以拿下來。」石祿蹬著蜈蚣梯上來，到了裡面，將雙鑊放在就地，伸手去夠包袱。夠了半天沒夠著，回頭說道：「蓮呀，這個包袱我怎麼夠哇。」普蓮說：「你等一等，我把練子給你放下點來，你就夠著了。」將梯子給撤啦，將雙扇門倒帶，料弔扣好，用鐵鎖鎖上啦。普蓮提刀來到外面，軋刀一站，說道：「石爺你拿那包袱吧。」石祿說：「夠不著哇，小子。」普蓮說：「你不會往起跳嗎？」石祿道：「蓮呀，魯清絕戶不了啦，你是他孫子，也會給我出主意。」普蓮在外咬牙忿恨，石祿一想也對，他這才提身起來，伸手揪住了鐵練，打算抬手拿包袱。誰知那簸蘿一翻過，那包袱就掉下去了，鎖子一吃勁，樓堂的踏板沒啦。石祿借燈光往下一看，黑黑洞洞深不見底，又上來一陣寒風，當時將燈撲滅啦。普蓮一瞧屋裡燈光一滅，他才說道：「小輩我將你困在七巧樓中，大廳之上來了官兵百萬，猛將千員，也難脫逃。」普蓮說完，到了廊子底下，將刀往旁一立，伸手將門坎裡頭一個環子，外頭一個環子，用雙手左手揪裡頭那個環子，右手揪住那外頭那個環子，用力一提，就將那邊樓門就關上啦。來到台階以下。用手一推那台階，就推在一旁。下邊有牛角拐子，用手倒捻八扣。

不提普蓮將石祿困在七巧樓，且說普蓮來到大廳前頭一看，在東邊條凳上，坐著何玉，南面的魯清，在魯清的下垂手站著水豹子石俊章。魯清道：「俊章呀，而今你師父，你師兄全受傷了。如今普蓮可回來了，那石祿可沒回來。你快將刀亮出，先保護你師父要緊。」石俊章連忙答應伸手抽刀，在何玉身旁一站。普蓮來到了丁銀龍的近前，雙膝拜倒，說道：「老哥哥您受我一拜。咱們哥倆個無仇無恨，冤家宜解不宜結。最可歎我跟何玉，我二人曾有三江四海五湖仇。從我離了西川，來到了山東地面，兄長們將山寨讓與我。那何玉跟我面合心不合，他絕不該累次叫人攻取我的山寨。由其交友之道，還能打哭了一個，哄笑了一個嗎。」說著說著話，他往前一長身，舉刀就砍何玉。那石俊章用刀背一迎，他沒砍著。普蓮說：「列位齊備了。」說完哨子一響，那群賊一齊提兵刃跑了過來，沙子燈亂殺亂砍。那魯清一見，急忙翻上了東房，伸手掀下兩塊瓦來。往外一看，就見屏風門外，有許多的兵丁，燈球火把，刀槍並舉，一齊闖進屏風門來。何玉道：「謝斌謝亮石俊章，你們三個人千萬別叫普蓮走啦。」三個人一聞此言，各擺軍刀，上前就把他給圍啦。葉秋風道：「列位，他們要群毆，咱們也一齊而上。」那飛杈手李文生，橫杈擋住了葉秋風。葉秋風軋刀一站，問道：「對面來的老兒，報上名來，我刀下不死無名之輩。」李文生說道：「你要問我，住家山東青州府陰縣北門外，李家崗的人氏，姓李雙名文生，別號人稱飛杈手鎮關東。來人可是蓮花黨之人葉秋風嗎？」葉秋風道：「不錯，正是某家。」李文生道：「按規矩說，我得讓你三招，你我素日無仇。不過你是蓮花門的人，我是一招不讓。」李文生乃是雙頭杈，那葉秋風舉刀就刺。他往前撲，杈頭一找他的手腕子，賊人腕子一沉，一抽刀，李文生杈頭落空，趕緊往回撤，焉能來得及，只聽撲的一聲，葉秋風的飛鏢打中嘎嚨咽喉，焉能來得及，倒地氣絕。這時石祿趕到，一擺雙鑊，與葉秋風戰在一塊。葉秋風老奸巨滑，一看大英雄殺到，准知道討不著便宜，就想三六計走為上，虛晃一刀，探囊取出飛鏢，抖手指向石祿的咽喉。石祿一身橫練功夫，哪聽他這一套？舉起右手一鏊劈下，那葉秋風登時身首異處，栽倒在地。眾賊人一看大勢不好，紛紛抱頭鼠竄而逃。石祿殺起了性子，手提雙鑊追殺過去。那嘍嘍腿快的倖免於死，腿慢的可就倒楣了，工夫不大，倒下一大片。傻小子還真有個好記性，一邊追殺，一邊大喊：「蓮在哪裡？花布簾子快出來。」不大工夫，追上兩個嘍兵，問道：「蓮在哪裡？」嘍兵嚇懵了，一個勁喊「大太爺饒命。」石祿說：「饒你命可以。你帶路，領我去找何家口的人。」嘍卒嚇得渾身篩糠，邁不動步，加上天黑，迷迷糊糊領到莊子外邊去了。石祿急眼了，伸手提著一個嘍卒說：「不給你點厲害，你還敢騙我！你看我這一巴掌打下去，你架得住嗎？」兵卒說：「行，我架的住。」石祿說：「好，你可架的住？」那個兵卒說：「行。」他一低頭，石祿上前，掄圓了一拳，竟將他打得萬朵桃花，腦漿崩裂，死於非命。嚇得那個兵丁，顏色更變，拉了一褲子屎。石祿說：「你帶我去吧，不用管他啦。他架不住，他說架的住。」兵卒無法，只可頭前引路。石祿提雙鑊後面跟隨，穿宅過院，來到前面，是從大廳東夾道過來了。兵丁用手指道：「大太爺您瞧，那何家口的人，全在人群裡頭啦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吧，那麼你去吧。」他一提雙鑊，說聲：「小太歲閃開，我來了。」那魯清在前坡上問道：「下面石爺來了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來啦，清呀，蓮在裡頭啦嗎？」魯清說：「蓮花裡頭啦。你把雙鑊提起往裡打吧。他們可把大何給圍上啦。」石祿一聽忙將雙鑊兩旁一分，一紮兩胳膊，叫上三本經書法，當時成了鐵的啦。說道：「小太歲你們全不躲呀，我可要往裡打啦。」此時人聲過眾，他在後面人家聽不見呀。他急了往裡打來，那些兵丁是挨著死，碰著亡，渾身血跡可就多啦。他來到裡面，正趕上何玉，身上已受了幾處刀傷。石祿說：「大何你躲開吧。」郎千跳過來就是一刀，奔石祿砍來。石祿左手一接他腕子，往前一拉，右掌往裡一推，郎千當時就絕氣身亡。黃花峰過來。說聲：「好膽大的石祿，你吃我一刀。」黃花峰他想這個金鐘罩不怕刀砍，他可怕鋸。雙手托刀奔他肚腹，往裡一紮，石祿往旁一閃身，刀就空啦。他一上步，一歪腕子，奔石祿眼睛紮來。此時石祿已然挨近身去，外擺蓮腿一掃。右掌切他耳門子，黃花峰栽了個大倒。他倒了之後，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就不用起來啦。」說著上前一腳將他右腿鉤著，兩手一抱左腿，說聲「開」，他是力劈黃花峰。雲峰大聲說：「哥哥，那老三死在他人手下，你我如何。」普蓮一看不好，遂說：「列位，咱們是三六著，走為上策，雲峰段峰隨我來。」眾人從此奔大廳西北夾道而來。魯清正在東房坡上站著，低頭往下瞧。看見石祿身上背著一個黃緞子包袱，忙問道：「石爺，那個是寶鑑嗎？」石祿道：「對啦，正是寶鑑，我從樓裡拿出來的。」魯清說：「你認得嗎？你打開瞧了沒有？」石祿道：「我沒打開瞧，我也不認得。」魯清道：「眾賊逃走，千萬別放走普蓮，他是盜寶的正差。」普蓮帶著雲峰段峰到了西夾道，往後一看，他們眾人往這裡追來。普蓮一毛腰拾取一物，往後扔來，口中說道：「看法寶。」眾人一見，連忙往旁一閃，吧喳一聲，摔在地上。大家一看，原來是個花盆，再看普蓮是蹤影不見。就聽大眾前頭。丁銀龍說道：「列位不必追啦，只要得回寶鑑，許他不仁，不許我不義。」大家這才回到大客廳。

此時那兵卒見他們眾賊已逃，本來兵是賊人之威，賊人是兵卒之膽。如今眾賊已逃，他們連忙全都跪下了，扔刀拋劍，苦苦的哀求。魯清看見，忙問道：「你們大家可知普蓮逃往何地，近處還有他的至親至友沒有？」當時有他手下一個人說道：「咱們寨主素日說過這話，一問三不知，神鬼怪不得。」魯清上前在人眾中揪住了他的頭髮，一刀將他耳朵削下一個來，說道：「你快說普蓮藏在何處，你要不說，我非砍掉你的人頭不可。」那兵卒嚇得顏色更變，說道：「您把我殺了，我也不知我們寨主逃到那裡。」魯清便將他撒了手。又聽四外梆鑼齊響，外面交四更，遂說道：「兵卒你們大家是認打認罰呢？」兵卒說：「我們認打怎麼論，認罰怎麼講？」魯清說：「你們要是認打呀，把你們捆送到漣水縣，打你們個知情不舉。你們要是認罰呀，把死屍給他掩埋起來。」這兵丁們連忙點頭，說：「我們認罰，我們認罰。」魯清說：「好，那你們大家就去吧。」那些兵丁聽見，如同恩赦一般，他們就全站起來走啦，見死屍就埋。這裡眾人便到了大廳之中，各將夜行衣脫下，換好了白晝衣服，將夜行衣包成小包袱，攔在腰中。眾人滿都收拾緊襯襯落，此時天將大亮。魯清問道：「龍簽王論，現在誰的手啦？」李翠說：「我拿著王論啦。」遂說道：「那麼你二人快出山，向縣中報案，說拿到了賊首，已將寶鑑得回，叫官家派人急速來抄，查點東西物件，封關他的巢穴。」二人一聽，連連頭點。魯清問劉榮道：「今晚石爺這身衣服，非回何家口才能有，而今怎麼辦呢？」劉榮道：「那你就設法子辦吧，我此時也無法可想。我聽我那嫂嫂所提，石祿他是差色的衣服不穿。」魯清道：「石爺，你在大廳等著，那普蓮不一定藏到那裡啦。眼看這不是太陽滿出來啦嗎。」石祿說：「喲，白燈籠出來啦。」魯清道：「對啦，我回到了何家口，取回衣服來，你穿上好回去。那普蓮他

戀戀不捨山寨，少時一定出來。你見了他千萬把他拿住，別放走了他，把他腿給擗折啦。」石祿點頭。他把石祿安置好了之後，眾人這才往外，看見那埋死屍的兵卒，裡面留下傻英雄石祿：「你們可別惹他。」

說完他們大家一齊出來，又到了獨索橋西岸，問林貴道：「此處走人沒有？」林貴說：「沒有哇，就是走了李翠雲龍。」魯清說：「眾位咱們看看他裡岸有船隻沒有。」眾人一聽便四下查看，就見西邊山有船隻，魯清喊道：「石俊章，快換好了水衣，下水去看看有甚麼樣的走線輪弦。」石俊章忙脫下白晝衣服，換好水衣，將衣服打在油抄包之內，圍在腰中，收拾好了，提刀下水。往水中裡岸外岸看好，見那消息滿被損壞啦，這才從裡岸上來，將口中水噴出。連忙將水衣脫下，又換好了白晝衣服，遂說：「魯大叔，現下水中的走線輪弦，滿全毀啦。」魯清說：「好，你快入水，將他們船隻，一齊擺到護山壕裡，把他的錨給提了起來，停在那裡。」此時逆水豹子何凱，與獨角蛟謝亮、水豹子石俊章，叔姪爺三個，下水將船滿全衝到山坡壕的當中，將錨全弄下砸壞，爺三個這才上岸，眾人便從獨索橋，過到東岸。又叫林貴用虎尾三節棍將獨索橋的一頭砸折。林貴答言，舉棍將那索頭打折了。大家來到東面石板坑，又用三節棍把翻板的軸，砸折有三四塊，那翻板才不動。當下眾人各自飛身躍了牆頭，往下一看，沒有甚麼，他們恐怕外邊有人暗算，大家一看沒有，這才下了牆，大家往何家口走。

此時太陽已高，眾人到了何家口吉祥老店，上前打門。裡面有人問道：「甚麼人叩門。」魯清答說：「我們大家回來啦。」店裡伙計一聽，連忙將門拉開，大家進店，夠奔北上房。何玉吩咐伙計們與大家預備臉水，沏上茶水，伙計答應，這才出去，少時與大家全預備好了。眾人洗完臉，坐下吃茶。魯清問道：「列位哥哥，有掛傷的，不知傷勢如何？」何玉道：「兄弟你不要惦念，不傷筋動骨，沒有多大的關係。」眾人在店中不提。

且說李翠雲龍，離開山寨，繞邊山一直正北，到了漣水縣的南門。見有行路人，連忙抱拳拱手問道：「列位，縣署現在那裡？」有人說道：「您打聽縣衙呀，從此往北，那□字路街北邊路西，就是縣公署。」二人致謝，按照此人所說的道走去，果然看見。這才上前說道：「列位辛苦，」那位當差的當時有人出來，一看他二人，問道：「二位找誰呀？」李翠一抱拳，問道：「這是漣水縣的衙署嗎？」當差之人說道：「不錯，您有事嗎？」李翠道：「有事，貴姓呀頭兒？」那人說道：「不敢，我姓張，名叫張春。您貴姓氏？」李翠當時報通了名姓，便將丟鎧之事一說，以及訪賊事。張春一聽是上差，連忙將二人讓到裡面，請二人坐下，捧過茶來，問道：「怎麼此案落到何處啦。」李翠道：「此案落到你們縣界南門外屯龍口打虎灘，金花太歲普蓮盜去寶鎧。」張春一聽，大吃一驚。李翠道：「你們不用擔驚害怕，有我老哥哥兄弟們，已將山寨攻破，盜寶之賊逃走，得回寶鎧，可不知道真假。」張春一聽忙問道：「您二位可有龍簽信票？」二人說：「有。」便將信票王諭取出，令他觀看。張春伸手接過，笑道：「二位爺台，您還有甚麼話嗎？」那張春就到了裡面，向縣太爺一回，知縣看了是真，這才又派張春出來相問，交還龍簽王證。問二人道：「還有甚麼事。」李翠雲龍說道：「請縣太爺帶人前去查點山中東西物件，派官兵看守山寨。」張春點頭答應。李翠將王諭等接過，二人這才回了何家口，見了大家細說一切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石祿在屯龍口的大廳上，眼看著東方發白，太陽已然出來了。他左手指著說道：「白燈籠你看你怎麼一點也不動啊。我是夠不著你，夠著你非打你幾下不可。」這裡無人，他等的工夫大了，心中也煩啦。遂提了雙鎗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我不等著他啦，我回口子哪。」說話之間，他就要往外走。低頭一看，渾身上下無一根線。當時來到了外面，直奔大門，便在門洞裡一站，看見有一個兵卒，背著一個包袱。石祿說：「太歲你站住。」那個兵就站住了。說道：「大太歲，您有甚麼事？」石祿說：「你那個包袱裡有甚麼呀？」兵卒說：「全是衣服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小子，你把包放下，給我找兩件好的。」兵卒忙放在就地，將包袱打開，一看倒是竟是紅綠的衣服。那兵卒給他拿起一件婦人穿的大紅夾襖，水綠的袖兒，又肥又大，說：「大太爺給您這個穿。」石祿當時放下雙鎗，解下包袱，用腳踩住了，伸手接過這件衣服。低頭一看，下身還露著呢，遂說：「這可不成，下身還露著啦。」那兵卒又給他揀了一條蔥心綠褲子，大紅褲腰。石祿伸手接過來，一穿，雙腿伸了進去，可是屁股進不去。那兵卒給他出主意，叫他廠肚子吸氣。石祿當時聽了，真照法辦，好容易才穿了下去。兵卒一看成了大老妖，要樂又不敢樂。石祿笑道：「這倒省褲腰帶，可是你也得給我一條啊。」那兵卒又給他找一條水綠的汗巾，石祿條好，往後一撤身，毛腰要揀包袱。唻的一聲，褲子破啦，伸手揀了起來，仍然提好。二次拿起軍刀，說道：「小太歲你還不走嗎？」那兵卒聞言，忙包好了衣物，逕自去了。

石祿也跟了出來，到了河岸一瞧，那獨索橋拆啦，來到石頭橋旁，說道：「孩兒呀，你怎麼把鎖鍊撒手啦。」說著話，他放下軍刀，慢慢的將鎖鍊拉了過來，到岸上一大堆。他一看那大鐵環子，還在那裡掛著啦，遂說道：「孩呀，你沒撒手，他撒手啦。那個圈兒，還在你的腦袋上掛著啦。你不理我，不用理我哪。」說完了掄圓了一掌，竟將石椿打折，又將鐵鍊子一齊扔到河中哪。自己一想，一下水吧，衣服全壞了。不下去吧，是過不去。便來到裡岸，一找船，好嗎，那些船全撥到河的當中去啦。石祿說道：「這是誰出的主意呀。」他一急便下了水啦，浮到東岸上來，渾身濕啦，從身上往下一流紅綠水兒。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得，這衣服全壞啦。」他往前走，那濕衣服裹腿，他使勁一邁，唻的一聲，成了開檔褲啦。往前來到群牆之下，看那翻板全立來啦。他仰臉一看太陽，天還不到正午，說道：「這個白燈籠，怎麼還不到正南。」心中不高興，大聲說道：「外頭有人沒有，我可有扔鎗啦，砸著不管。」一抖手，便將雙鎗扔出牆外，跟著縱身形就上了牆。到上面低頭先看雙鎗，那軍刀砸的土直飛揚，他說：「好嗎，土地爺出氣啦。我要一下去，他也是出氣呀，那衣服全壞啦。」說著跳了下去，揀起雙鎗，毛腰揚土，口中說道：「土地爺你出氣吧。」石祿一看太陽，還是一動也不動，知道這個白燈籠算是攆不動了，只好走出莊子，進了一座樹林。剛要坐下歇腳，忽見樹林中走過兩個人。這下子石祿可樂了，有人送褲子來給他穿了。只見石祿大喝一聲，攔住二人去路：「來者何人？脫下衣服，我讓你過去。不脫衣服，拿命來。」人來說：「大膽強徒，也不問問你家大爺是誰。就憑你這個穿開檔褲的黃口小兒，也敢來劫道。」石祿說：「趕快報上名姓，脫下衣服，免得我傷了你的細皮嫩肉。」人來說：「我姓雲名彪，號叫追風虎。你姓字名誰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叫走二大。」雲虎說：「看抓。」飛抓直奔石祿褲襠而來。石祿一合雙鎗，把飛抓夾得嚴嚴實實。雲彪扔下飛抓，撒腿就跑。石祿見跑了一個，心說：抓住一個就夠我換褲子的了，舉起雙鎗照旁邊的這個頭上砸去。這個人架起鐵棍迎上去，只聽哪一聲，鐵棍磕飛，雙手發麻。石祿一把抓住這個人，解下自己腰上的帶子就綁上了。雲彪回頭一看，壞了，只好返回來，躬身作揖說：「大英雄放了他吧，要不，你把我捆起來。」石祿說：「看你還挺講義氣，他是你什麼人？」雲彪說：「這麼說吧，我跟他哥哥是拜兄弟，他就是我親兄弟一樣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他姓甚麼，叫甚麼呀？」雲彪說：「在我家正北有個黃駝嶺，我那大弟在那裡結拜。他在家中開墾山地，治土務農。這是我二弟，名喚黃龍，字遠威，別號人稱崑崙帥。朋友你貴姓呀，可是你必須說出真名實姓。你要說假話，你可是匹夫之輩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住家夏江秀水縣南門外，石家鎮，姓石名祿，號稱穿山熊，大六門第四門的。」雲彪說：「你使的那對傢伙是甚麼名目？」他一時的忘了。石祿說：「這一對叫短把追風荷葉錘。」雲彪一聽此言，這才如夢方醒，自己想起來了。遂問道：「石祿，我跟你打聽一位老前輩你可認識。」石祿說：「有名的你不用說，沒名的不知道。」雲彪道：「你不要笑談啦，此人大大的有名。」石祿說：「是誰呀？」雲彪說：「他也是大六門第四門的人，叫陸地無雙石錦鳳，我使的飛抓，跟他的鐵棍招數，全是他老人家所傳。」石祿道：「那是我的叔父，焉有不認識的道理。」雲彪道：「噢，原來如此。那麼您上哪裡去呢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上大何二何他們那裡去。」雲彪說：「你上何家口哇。」石祿說：「對啦，我上口子，你們二人也上口子去嗎？」雲彪說：「對啦，我們也上那裡去，你趕緊把我二弟解開。」石祿道：「我把他解開也行，你們兩個人，都是我養活的。」石祿這才將雲龍的綁繩解開，弟兄三人東西物件通盤拿齊，樹林之中不丟一點，這才出樹林子，直到何家口。

將要進西村頭，就聽後面有人喊叫，雲彪忙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鎮天豹子李翠、追雲燕雲龍。弟兄們數載未見，雲彪忙上前跪倒行禮，雲龍忙用手相扶，弟兄攜手攬腕，往村口而來。石祿一看，也有意思。他說：「來來，咱們手拉手。」便跟大家都要手拉手。雲彪道：「石爺你別胡來啦，那不是成了擊樓苑啦嗎。」石祿說：「那沒甚麼的，對面要來人。叫他撞啊，撞不過去，他就不用過去。」雲彪說：「你別起鬨啦。」說話之前，大家便一齊的來到何家老店，將門叫開。那何忠將門打開一看，石祿成大老妖

啦。魯清一看，連忙叫人去給他買衣服，又叫人將石祿帶到沐浴堂洗澡，好更換衣服。告訴他們灶上的人說，叫他們趕緊預備一桌酒席。石祿洗完了澡，回來換好了衣服，三個人一齊用飯完畢。殘席撤下，坐下喝茶。魯清問李翠雲龍道：「這個寶鑑，你們哥倆個瞧見沒有？」李翠道：「我們哥倆就看見過一次。在頭次入府當差之時，參觀萬佛殿，那時打開看的。」魯清道：「咱們大家舍死前去，如今既然將寶鑑得回，咱們大家背著王爺，大家何不瞻仰瞻仰。」李翠說：「好，那咱們看一看吧。」遂向石祿說道：「你將寶鑑出來吧。」石祿道：「你要可不成，大清要才成啦。」魯清一聽，這才上前說道：「石爺把寶鑑給我吧。」石祿當時雙手遞了過來。魯清把包袱接了過來，放在桌案之上，打開。眾人定睛觀看，原來是一件大葉鎖子連環甲。魯清心中所思，此鑑一定不真。回頭問李翠道：「你們哥倆個看見過沒有？」李翠說：「看見過。」魯清道：「那麼你二人過來看一看，是這件嗎？」李翠道：「我們二人入府當差之時，管家大人就打開包袱一看，並沒有提起來細看，大概是這件。」雲龍過來看了看，也說是這件，當下老少的莫明其妙。丁銀龍道：「魯爺，要依你之見呢？」魯清道：「要依我之意，我要驗看驗看此鑑。」遂問李翠：「此鑑有甚麼取貴之處呢？」李翠道：「真鑑能避刀槍，若是假的，避不了刀槍。我這是聽管家大人所提，趙太宗趙太祖當年所穿。」魯清笑道：「那別的話不用說，就提此鑑吧。不是能避刀槍嗎？你們可以當面一試。要真是寶物，不怕刀槍。」李翠說：「此物是八王千歲傳家之寶，誰敢亮兵刀考核真假，倘有差池，誰能擔得起？」旁邊石祿插話了：「寶貝不怕試驗，待我來試試。」說完把寶鑑放在桌子上，舉起追風荷葉鏢照定寶鑑就刺。就聽吭哧一聲響，不但寶鑑應鏢而斷，連桌子面也給刺透了。眾英雄見此光景，一個個猶如木雕泥塑一般，全傻眼了。李翠、雲龍二人見是假鑑，好似從萬丈山崖墜落塵埃，半晌不語，呆呆發證，強打精神說：「眾位朋友為我二人捨生忘死，攻破山寨，誰知只得回一個假鑑。如今正犯在逃，寶鑑未獲，我二人回家決無生理。」眾位英雄正在作難之時，老人家何忠進來稟告：「杜錦、杜林父子求見。」魯清一聽，笑道：「這爺兒倆是送寶鑑的消息來了。」急忙起身近到門外。杜錦、杜林把馬匹交給家人去喂草飲水，逕直進到堂屋，與眾位英雄施禮相見。杜錦見桌子兩截了，寶鑑碎乎了，就問是怎麼回事，魯清就把攻取打虎灘，普蓮逃走，寶鑑是假的等一一說了。杜林說：「那普蓮逃到哪兒去了？」杜錦使勁瞪了杜林一眼說：「小毛孩子別亂插嘴。」魯清一看這父子倆的情形，心裡先明白了一多半，就說：「有志不在年高。咱們練武學藝之人，講的是俠腸義膽，不能看著李翠、雲龍有難冷眼旁觀，不能看著何大爺受傷無動於衷。不管是誰，為擒普蓮、打寶鑑立下了功，趕巧了就能作官。咱們大家學會了文武藝，為賣帝王家。一輩子保鏢，那還成甚麼名啊。必須想著神前那股香，就應當看著何大爺所受之傷難過，當時說出賊人下落。您要顧全賊寇，那就不用往外說啦。」杜錦道：「魯爺，你說話總是帶後鉤兒，不知是何原故。」他們正說著。那杜家父子喝下濃茶之後，肚子裡咕嚕嚕一陣作響，原來二人還沒吃飯啦。人能撒謊，肚子可不答應。杜錦又說道：「我父子只要知道，那沒問題。現在不知道，你怎麼叫我說呢。」魯清一聽忙往西一努嘴，那丁銀龍會意，遂說道：「杜賢弟你看我理他嗎？近來魯爺說話全沒准兒啦。」杜錦這才與丁銀龍談開散的話，竟是個各門的事。哪一個門強，哪一門武藝高強。他們在一旁說話不用提。

且說魯清鼻子眼一哼哧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自從宮門鈔下來之後，逢州府縣，到處張掛榜文，一體嚴拿盜寶之人。有些禿瞎聾啞之人，要知道賊的下落，當官呈報，也通家中立刁鬥旗桿，改換門庭。」魯清一邊說罷，不住用眼睛直看杜林。就見他聽了此話，直吐舌頭。他一見心中明白，是見景生情見事作事，真叫心意快，一看就猜了八九。遂改口說道：「杜林，」杜林答言：「是，」魯清道：「甚麼人給我我致引你拜了我啦。」杜林說：「我聽大家的謠傳，說我的心眼快，您比我的心眼還快。」魯清說：「那麼你跟我學刀法嗎？」杜林說：「我不學刀法。您竟聽說我們花刀杜家，您知道怎麼叫花刀嗎？」魯清說：「花刀想必是刀法快吧。」杜林說：「不是，我就抄著近說吧。從打上五門至下三門，這八個門戶，我們是一門有八手刀。一手拆八刀，因此叫花刀。我們刀法足夠用的啦，跟您可學甚麼刀法呢。」魯清道：「那麼您給我磕了頭，為學甚麼呢？」杜林道：「由其我心眼慢，我怕他不夠用的，所以我才給您叩頭，學學壞來了。」魯清道：「雖然我是壞，可是正的，專為幫助朋友之難，並非有甚麼損人利己之處。我看那跳海站缸沿拉幌繩、擊瘋狗咬傻子，借劍殺人，明箭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就拿我魯清比吧，我要知道賊人在那裡吧。我一定先去捉拿賊人。若將賊鎧捕獲呢，獻到王爺面前，老王爺見喜，立時家中就可受職加封，名利兼收。」他一邊說，還是不住用眼睛看杜林。一提盜寶之賊，他就點頭。此事關乎重大，並不是藏著的事。他這裡一叫：「杜林呀，」那杜錦就一回頭，杜林就不敢言語啦。杜林看見他父不回頭啦，便伸了三個手指頭，指了指他爹。又伸三個手指，往西南一指，一抖二臂，又伸三個手指頭，一指地，然後指天指地，指魯清，指自己。又對杜錦背後一指，一擺手。魯清何等聰明，他一見心就明白啦。看見他先伸三指，是說三寇，指西南是山寨，指天是三更天，指地是立足之地，一抖二臂是他們逃走之後，又一指魯清，是說您要問此事，指自己，是表示我知道，而一指他爹，是說他叫我說，我才說。一擺手，是他不叫我，我不敢說。魯清見了，遂問道：「杜大哥。」杜錦道：「魯賢弟。」魯清說：「那盜鎧之賊金花太歲普蓮，您是知道不知道哇。」他是提著氣問的，杜錦一看他面色不正，帶著氣啦，自己心中也不痛快，遂說：「魯爺，你這是拿話難我姓杜的。但是我不知道啊，你可叫我怎麼說呢？」魯清道：「老哥哥，您是確實不知道嗎？」杜錦道：「我確實的不知道，難道說還叫我起點誓嗎？」大家一聽連忙說道：「杜爺要是真不知道就算了，誰叫你起誓呢？那盜鎧之賊乃蓮花黨之人，現有王論東貼捉拿。你可知道吧。」老龍神杜錦說：「我本來不知道嗎。」魯清說：「老哥哥你可不知？」杜錦說：「我實在不知。」魯清一看屋中一片人啦，眾目所觀，遂說道：「哥哥您要是不知道啊，少爺可知道。」杜錦一聞此言，就站起來，瞪眼一看杜林，手按刀把。杜林道：「師父您這可不對，怎麼給我們父子捏對呀。您瞧我爹爹要宰我。」魯清說：「老哥哥您這不是執刀威嚇嗎。您拿刀要宰他，問還敢說嗎？據我想來，您一定是跟普蓮神前結拜，這是護庇普蓮呀。」杜錦道：「他是蓮花黨之人，我對他說了一句話，都嫌臟了我的門戶。」魯清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那您為甚麼持刀威嚇杜林，不叫他說呢？」杜錦說：「杜林呀。」杜林說：「是。」杜錦道：「此處可並非在咱們家中啦，這裡說話不能不算，並非兒戲。此事可關係重大。」杜林說：「我知道。」杜錦說：「那麼你知道盜寶之賊嗎？」杜林道：「我知道也不能說呀。」杜錦道：「你要知道，就可以說，不知道就不用說。」杜林一聞此言，長身就躡到東房上去啦。此時杜錦一跺腳，說道：「你就說吧。」杜林說道：「爹呀，可是您別著急，我不說就是。」杜錦說：「小子你說吧。」杜林說：「這可是您叫我說的。我要不說，怕把您急死。」杜錦道：「你那是怕我急死呀，簡直是要我的命嗎。」魯清在旁見了說道：「丁大哥，何大哥，你們幾位先將杜大哥讓到西裡間，待我盤問杜林，那盜寶之寇究竟落於何處。」大家一聽有理，這才將杜錦讓到西屋。這裡魯清將杜林叫過，要追問盜寶之寇。杜林走了過來，便如此長短的一說，魯清這才明白。

書中暗表，杜錦杜鳳是弟兄二人，本是銅頭太歲杜阿橋之子，所生二男一女。杜錦娶妻劉氏，杜鳳娶妻王氏。王氏沒開懷，劉氏跟前一對雙子，先落生是杜林，後落生是杜興。辦滿月的這一天，大家親友，前來慶賀喜棚。事畢，大爺便將杜興過繼了二爺，哥倆個一屋裡一個。後來杜林杜興弟兄二人，入南學唸書。天長日久，從打五歲上，就給他折腰，令其踢腿。白天上學，黑間學武術。杜林武藝跟水性全好，那文學可就差多啦，竟逃學。杜興的文學太好，也是水性好，那武學可就差了事啦。這樣些年，他弟兄全五六歲啦。杜林這份淘氣，就別提啦。杜錦僱了一個接骨將，在家中常住著。這一天正趕上杜錦壽誕之日，白天無事。到了夜晚，外人已然走去，就剩下家裡人啦。杜林說話粗魯，竟是一派土話。他問他父道：「老爹爹，咱們怎麼叫花刀杜家。」杜錦說道：「兒呀你不知，要提此事話可就長啦。」由其你祖父那時，我與二叔還在年幼，金針八卦左雲鵬在河南聚龍莊立過鬆棚會。皆因河南有賊寇盜嬰兒紫合車，鏢喂毒藥，配帶薰香，彩花作案。有許多之人到縣衙報案，不是有屍無頭，便是因奸不允，刀傷人命。再者便是開膛破肚，失去嬰兒。彰德、衛輝、懷安三處的大人奏明聖上。那時皇上龍心大怒，張貼皇榜捉拿。天下練武之人，左雲鵬出頭露面，要求三位府台大人給他做主，准其立鬆棚會，要召集天下練武之人，為是在當場好搜他們身上所帶之鏢，是不是喂毒藥，身帶薰香。三府大人便問左雲鵬，說：「我們與你作主設立鬆棚會，那麼以後如果有人擾亂三府的地面，那時又當如何？」左雲鵬當時誇下海口，說：「以後再有人攪亂三府的地面，那時拿我左雲鵬是問。」三府大人點頭，當時便將鬆棚會立齊

啦，就在聚龍莊的當中。那莊的南門到北門有七里地長，路東三□六座大店路西三□六座大店，另外東西還有三□六座小店。左老道這才約請那能人，頭一個便是閃電腿劉榮，那時才□九歲，第二個飛毛腿果豹，第三是千里腿馬雲龍。定下請貼聘請天下的練武之人，綠林英雄，水中豪傑，回漢兩教，僧門兩道，男女大家一齊到聚龍莊。開棚赴會之時，上自行俠仗義，下至世俗人等，以及花兒乞丐，男男女女，一百二□八樣。各樣的軍刃有那暗器成名，或是軍刃成名，或是拳腳成名，准其上台獻藝。三府大人堂前論下，公立門戶。

內中有一人到將台之上，高聲朗誦：「哪一位是立鬆棚會的坐主，請上台來，要將我蕭子玉踢下台去，他們再分立門戶。」左雲鵬這才出頭露面，帶著官兵八名，預備捆人的。上台問道：「對面那位練武之人，家住那裡，姓字名誰，貧道左雲鵬在此。」蕭子玉說：「我住家在淮安府東門外，蕭家寨居住，姓蕭雙名子玉，號叫振方，外號人稱賽溫侯便是。」左雲鵬一看他身高在九尺開外，細腰紮背，面如刀鐵，掃帚眉大環眼。大鼻頭翻鼻孔，火盆口，唇不包齒，七顛八倒，大耳相襯。稍微有點壓耳毫，不見甚長。頭戴一頂甜瓜巾，歪帶著。青緞色綁身靠襖，藍緞護領，藍絲綁帶紮腰，雙結蝴蝶扣，走穗在腰裡掖著。手中捧著一口三岔鬼頭刀。左雲鵬道：「來，蕭子玉你先將鏢取出來，待貧道看一看。」蕭子玉說：「道人，你先報通你的名姓，然後你再將蕭某的暗器。」左雲鵬說：「在此聚龍莊北門內路西，紫雲觀的觀主，姓左雙名雲鵬，外號人稱金針八卦。」蕭子玉這麼一聽，人家的威名遠震，河南八府的劍客啦，也可以成了名，我倒敢跟他動手啊。想到此處，伸手取出一支毒藥鏢來，說：「道長，你看看吧。」那左雲鵬定睛觀看，此鏢三寸五長，前邊是蕎麥稜的尖子，尖子上有五寸長的紅鏽。蕭子玉右手托著鏢，左手刀就紮在台中，將鏢交與左手，右手又取出一支來。說道：「道長，你可認識此物？」左雲鵬道：「此乃毒藥鏢。」蕭子玉往後一倒步，說：「道爺給您這鏢。」說話左手鏢打出，直奔道爺哽嚥。老道見鏢到，忙一甩臉，便將鏢接住，那二支鏢不奔下三路來啦。老道見第二支鏢奔肚子而來，忙一閃身，背後的官兵有一打在大腿之上啦。那蕭子玉一連兩鏢打出，跟著一上步，將刀抽取在手，掄刀就刺。那左雲鵬用二指在他腕門上一點，當時給點住啦。老道便令人將他捆上，官兵上前將他踢倒，解絨繩將他捆好，然後與他破了點穴。旁邊有鏢行的人上前來與官兵治那毒藥鏢傷。蕭子玉說道：「左雲鵬你躲了我的暗器，沒防備你才將我點倒。你有能為可以將我放開，你我再過一過傢伙。如果我敗了當時將毒藥鏢洗盡，永不彩花。要再彩花，叫我死在亂刀之下。」左雲鵬說：「很好，來人，將他綁繩給解開。」官兵把他解開，那蕭子玉站起來，左手捧著鬼頭刀。老道說：「子玉，我連通髦都不脫。你拿刀要將我道袍划破了一個口兒，當時鬆棚會歸你執掌，我遠走永不出世。今天若不給你個利害，你也不知我是何人。」當時老道亮出青鋒寶劍，二人打在一處。動手工夫大啦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那蕭子玉真受過高人的傳授，名人指教，武藝還真不錯。可是左雲鵬使出八仙劍的功夫，他一看前後左右上下全是老道，不知道那一個是真的啦。老道看他是一勇之夫，終無大用。二人動著手也就在二□幾個回合，左雲鵬心中一想，如此戰法，殺到甚麼時候是一站呢。這才虛砍一劍躍出圈外，白鶴亮翅回頭瞧，那蕭子玉橫刀一站。左雲鵬用寶劍一點他，施展蛇形縱，往前直刺他面部，蕭子玉一見忙用刀一掛。老道說：「子玉你可小心你的左目。」蕭子玉急忙一甩臉，唻的一聲，就將他左耳削下一個來，當時氣走蕭子玉。這才有人在下念了聲無量佛，上來四個老道。左雲鵬道：「道兄，哪位道長為首呢？」單有一老道答言說：「愚下為首。」左道爺問：「閣下貴姓？」道人說：「我住家在北邊九天玄密觀，姓李雙名玄清，別號人稱九手真人，這是我三個徒弟，一個叫夏得桂，一個叫夏得林，一個叫夏得峰。」李玄清道：「道友你有甚麼絕藝，咱們可以不必在台上練。有絕藝可以單獨出來，當著天下的練武之人，回漢兩教，僧道兩門，諸子百家，男男女女，你我二人當面試藝。」左雲鵬施展甲睛法，李玄清不成。又施展第二手絕藝，空中扶翎，是將鳥放在高凳之上，鳥一飛老道伸手將他捉回來，李玄清又不成，他又甘拜下風。第三手，左雲鵬說：「道友，咱們要從將台上躡上看台去，你成不成？」李玄清說：「你又有甚麼絕藝呀？」左道爺說：「我有八步過江□三渡。」說著伸手掏出一對霸王錢，中間拴著絨繩，掄圓了雙足踩上繩兒，可以飛行。那將台與看台相差足有□三四丈遠，他令閒人往後閃開，為是防備有奸人暗下毒手，打暗器，那時不好躲避。眾人往兩旁一閃，左雲鵬連衣服都沒脫，雙手掄圓兩個錢，往上一長腰，左腳一登絨繩，嗖的一聲，如同飛一般快，當時上了看台。三府大人一看。這才令他執筆，分出門戶來，各設門長一人。

杜林說：「噢，那麼就分出您是花刀第五門門長嗎？」杜錦道：「我跟你二叔，我們兩個人是花刀門長。」杜林道：「那花刀杜家，外面就知道有您二位，人家知道有晚生下輩嗎？將來誰執掌門戶呢？」杜錦道：「國家要丟了點東西，我能上府衙去泄機，捉拿盜寶之寇，四外全知道你才成啦。」杜林說：「那可那裡去找盜寶之寇呢？爹爹您帶我走一趟吧。」杜錦道：「我帶你上那裡去呀？」杜林說：「您帶我上何家口，到我何大爺那裡，我也散遊散遊，躲一躲咱們老街坊的小孩子，他們罵的我難聽。」杜錦問道：「他們罵你甚麼來呢？」杜林說：「他們罵我屬豆腐的就是這麼一塊。」杜錦說：「一塊就是一塊，他能把你罵死不能。」原來杜林在這一帶，與他們相彷彿的孩子們，被他打傷多啦。有把人家腿給踢折的，有把人家胳膊給踢折了的，他家中接骨匠長期住著，為是與他人接傷。杜林他說的出來，也就行的出來。他說：「誰家小孩再說我，我可把他鼻子削下來。」接骨匠袁先生一聽說道：「大官爺，公子上那裡去，您就帶他去吧。他可說的出來，就行的出來。您要容他把人家鼻子削下來，那我可沒法子治。」杜錦說：「是啦吧。」這才對杜林說道：「孩呀，你要上何家口，人家何斌的刀法出眾，你比的了嗎？」杜林說：「我怎麼比不了他，他不過比我年歲大一點，能為武藝名姓，那一樣又不如他呢。那麼他是多大歲數？」杜錦說：「他今年二□有四。」杜林忙問道：「他別號是甚麼呀？」杜錦說：「他外號叫翻江海龍神手太保。要到何家口你不聽我的話，豈不叫大家恥笑於我嗎？」杜林說：「爹爹您帶我去吧，我一定聽您的話，您讓我往東我就往東，您讓我往西，我就往西。您要叫我往東，我若往西，您叫我往狗我若罵雞，別人說我不好，說您家教不嚴。」杜錦說：「到那裡要不聽我的話，我可當時就把你帶了回來，咱們是家醜不可外揚。」杜林說：「是啦吧，老爺子。」杜錦囑咐了他安置一番。杜林到了後邊辭別了他娘親，辭別了姨母，又把他兄弟杜興叫到前面，向他說道：「兄弟你的武藝出眾。我父子走後，家中倚仗你保護哪。每日務必要到後面，小心家裡。你大娘的屋中，千萬要多到幾次，替哥哥我盡一份心。此番我父子走後，有甚不測之事。」小花臉杜興說道：「哥哥您就是聽我伯父的話，到時候該說話再說話。一路之上處處多要小心。到了甚麼地方時常給家裡來個點信，我們好放心。」杜林說：「不用兄弟囑咐。」當下杜林便到後宅，與杜錦多拿幾身衣服。杜錦叫家人杜廉說：「早將馬匹備好，我們父子明早起身。」家人點頭，前去備馬不提。

第二天吃完早飯，杜鳳說道：「哥哥你在外可千萬別跟他生氣。他在外若有不聽話的地方，給我來信，我一家不答應他。」說著話過來拉著杜林的手，說道：「杜林啊。」此時隨聲雙目落了淚，繼續說：「孩兒呀，你不可不准叫你爹爹在外生了氣，他跟你身上全都中了病哪，一氣就糊塗。因為我跟你爹爹是一母所養，處處關心。你們父子在家中，你要是惹了人家，我能出去辦理。如今你們遠出在外，又道是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時難。倘若你要是再惹了事，我可怎麼前去給你調停去呢？再者說杜家口，本族一大片，就屬咱們這一支子人口少，還屬咱們輩數大。花刀杜家本譜咱們執掌，那麼你出去闖蕩江湖，我還能不願意嗎。一輩子不出馬，終久是個小駒。我弟兄現下年邁，一輩子執掌花刀第五門，可沒栽過。你出去闖蕩，若再成了名，豈不是給咱們家門爭光耀祖嗎。你到了外面，倘若招我那兄長生氣，把他氣壞了，豈不叫咱們本家本戶，暗中趁願嗎。所以我勸你要跟杜家五獅子爭一口氣，你到外邊千萬不可小瞧人家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到外頭又不准目空四海，藝高人膽大，到處都要留神。你們父子全是好打路見不平，那時難免又有一番的周折，保不住有些意外。杜林呀，我勸的你可是外皮，那你自己的心中可要長牙才好。倘若作了一官半職的，回到家來，也算改換門庭，給咱們杜家門爭了光榮。」說著淚下，杜興上前勸道：「爹爹您就不用啼哭啦。我哥哥隨我伯父出門在外，一定聽我伯父的話。請您放心吧。」說完他又轉身衝杜林雙膝拜倒，說：「兄長你隨我伯父出門在外，千萬要體念他老人家年邁，二來看我伯母身上，以及我父子。千萬別招他老人家生氣。你是鬼計多端，我父子在家，實在放心不下。可是您在外成名也在您，捧牌也在您。可別忘了與那五獅子爭氣。」杜錦說道：「你們爺三個哭甚麼呀，他不是叫我帶著他出外闖蕩去嗎？那我就帶他走一趟得啦。」便叫家人帶馬，父子二人往外而來。那杜鳳率領杜興，往外相送。要依著杜興，先到南院通知杜家

五獅子一聲，說他們父子要飄蕩在外啦。杜林說道：「不可，咱們是各闖各門，叫他們知道乾甚麼呀。」父子拉馬向西村口而去。杜鳳道：「杜廉呀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父子還得送他們幾步。」那家人自行回去。這爺四個出了西村口，忽見對面來了兩個人。杜林雖然年輕，可是眼神最好，他問道：「老爹爹，您看見對面那二人沒有？」杜興道：「二位老人家已然年邁，眼力不佳，就連兄弟我也沒看出是誰來。」杜林道：「那是闖江獅子杜萬，混江獅子杜紅，待我氣氣他。」說著話飛身上馬，往對面而來。那杜萬杜紅看見他一嚶嘴，原來他們是面合心不合。杜錦是拉著馬啦，杜鳳杜興在後相隨。那杜萬二人，看見他們，便往南一甩臉，並沒理他們父子，就走進莊去。杜錦道：「二弟你看他們兩個人，還有尊卑長上沒有嗎？」杜鳳道：「兄長您別有這個氣，這是杜林招的。這本是激將法，為是激杜林。」又說道：「兄長，那五獅子在背地裡，將杜林踩化的糞土不值。杜林此次在外倘若成了名，你我在地府陰曹，也心甘願目的。他要是成不了名，咱們死後都得跟他受累的。」杜林走了不遠，這才翻身下馬。當時已然走了很遠，遂說道：「你們爺兒倆要跟我們去是怎麼著？」說著話一看杜鳳與杜興，爺倆全是眼淚在眼眶裡轉，遂跪杜鳳面前說道：「叔父您請放寬心，孩兒我一定往正道上走，請你老人家放心。」說著站了起來，伸手拉出刀來，用刀尖在地上划了一道，說聲：「叔父，這道兒東邊是咱們的家，西邊是外頭。孩兒我若成不了名時，我是永遠不回家，您看怎樣？」杜鳳點了點頭，杜錦道：「得啦，送人千里終有一別，你們爺兒倆就回去吧，我們也該上路啦。」說著話他父子上馬，那杜鳳與杜興直將他們目送的沒有影兒，這才回去不提。

如今且說杜錦與杜林父子走了過午，前面有三股道，正西是奔漣水縣，西北這股岔道，是奔何家口，西南這股岔道是奔濟南。杜林是在頭前走，杜錦在後邊，他恨不能一時飛到何家口才可心。他停馬在岔道嘴上，等杜錦馬到，遂問道：「爹爹咱們往那岔道去？」杜錦說：「不用忙待我看一看。」看好了說道：「咱們往西呀。」杜林這才催馬直向西而行。走了半天，他一看村莊離著大道遠啦，心下納悶，連忙問道：「爹爹咱們把道兒走錯了吧。」杜錦說：「沒走錯，你就往下走吧。」杜林說：「不對，大半是走錯道啦。」杜錦說：「往西。」此時天色已黑，村莊鎮店沒啦，眼前一大片鬆林。他們爺倆個到了切近一看，原來是片陰宅，座北向南。杜錦道：「咱們別走啦。」杜林道：「咱們別走啦，就住在這裡呀？」杜錦說：「你這孩子把我氣壞啦，現今咱們把道走錯了。」杜林道：「我不認識道兒，我怎麼把您氣壞啦？」杜錦說：「是你把我給氣迷了頭。」杜林道：「咱們走在三股岔道之時，我沒問您嗎。叫您看好了方向，咱們好往那下走，如今怎麼會說是我氣壞了您呢？」杜錦說：「杜林呀，簡直你就是我的一塊心病。咱們到了何家口，你是人不出眾，貌不驚人。到了那裡，好叫我心中不高興。因為你何大爺那裡有三個徒弟，你比你們哥四個，比那一個你也比不上啊。」杜林道：「我比他們缺胳膊，是少腿呀。生來一個男子漢落生之後，不是就要名姓嗎。人要是有好名，在沿關渡口，大村小鎮，提起來是人人知道，個個稱贊。或是名聲不好，也可以在沿關渡口上一傳說，不也是有名嗎。」爺倆說話之中，下了馬，將馬拉入了鬆林。進來一看迎面有一個石頭案子，旁邊站著一個石頭人。石桌以西，是三大士的像。他父子便將馬拴到了石頭人的身上，從馬上搬下褥套來，放在石頭桌上。杜錦坐石頭桌上，往褥套上一靠。杜林說道：「爹呀，咱們就在這啦，不往下趕啦。」杜林又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合著也不用吃甚麼，就在這裡給人家看著墳地，知道這墳地是誰的呢。咱們不吃啦，那麼馬也不用喂啦。」說著話他將馬解了下來，叫它在地上吃些青草。杜錦道：「你別麻煩，胡倒亂。」說完他倚了褥套，就合眼睡著了。杜林見了，只好又將馬拴好。按說他多有智謀，究竟是□六歲的小孩，心裡沒有甚麼。

他一個人出了樹林子到外邊往四下裡一看，是四野黑洞洞的，並無人聲犬吠。他順著鬆林往西而來，到了西面，看見有一股小道，是直奔西南。正在看著之際，就聽西南之上，人聲吶喊，一片鑼聲。當時火光成片，杜林不知何故。他急忙順著小道，一直往西南而來。走在中間路上，兩旁蒿草很深。聽見前邊有人說話。杜林忙一分蒿草，就躡進了草地。細聽來人說道：「哥哥您跟江南蠻子趙庭門志盜寶鏹，不應當住在何家店。那老兒何玉是山東省的人，雖然說人不親，那他們水土也是親近啊。那裡面除去姓石的與江南趙，其餘全是山東省的人。咱們哥們不是山東省的人。那老兒何玉率領眾人是探山帶打山攻山，是三次，就將山寨攻開了，我三弟黃花峰，被石祿給劈啦。偌大的山寨，是化為粉碎。那山寨的東西，都沒法顧的住，只可任其查抄入官。那麼寶鏹又被石祿得回，這豈不是前功枉費嗎。如今直落得無片瓦遮身，咱們哥弟兄三人，並無有立足之地，可稱是人財兩空。寶鏹一回都，那王爺必定下令，各州府縣一體嚴拿盜寶之人，哥哥您不是落網黑人嗎。眼看著天光就亮，咱們週身的血跡，可往那裡去。」普蓮說：「二位賢弟，不要著急，他得的那鏹是假的，真鏹在我身上啦。再說你我的妻子呢那沒有甚麼的，好比衣服一樣，脫了一層還有一層，沒有關係。君子報仇，□年不晚。二位賢弟，咱們在路上行走，少要多言。跟隨我走，必有相當去處。少要多言，免得路上被人聽去，那時與你我不便。」杜林一聽，普蓮囑咐雲峰段峰啦。知道三寇逃走啦，他這才順著草地，回到了林中，將他父喚醒，說道：「爹爹您起來吧，買賣下來了。汪至點，拿著上色的包袱。」杜錦一扶身起來了，急忙到了林外一站，看見從西邊來了三條黑影。頭前走著是金花太歲普蓮。普蓮問道：「前邊是合字嗎？」杜錦道：「那位呀？」普蓮到了切近一看說：「莫非是杜老哥哥嗎？」杜錦道：「正是，原來是普賢弟。」普蓮說：「老哥哥，您往這邊什麼來了？」杜錦道：「我眼下鏢來了，走在半道之上，肚子疼痛，故此在林中解解手。」普蓮說：「是啦，咱們哥兩個改天再說話吧。我同著朋友，現下我的柴柴抄啦，外邊風緊。您往陽山把合把合，起啦紅啦，嗎密風緊，你我改日再會吧。」普蓮說完，帶著雲峰段峰，一直東北角下去了。普蓮所說，全是江湖的行話。跟杜錦說，您往陽山把合把合，就是您往南邊看一看。起啦紅啦，是著了火啦。柴柴抄啦，是山寨丟啦。嗎密是官人辦他來啦。風緊是官人太多啦。

三寇走後，杜錦轉身形，來到裡面，說道：「杜林呀，好孩子，你真是我的要命鬼。」杜林說：「爹爹，您怎麼不劫呀。」杜錦說：「我還劫啦，你怎麼不打聽聽他們是誰。」杜林道：「他是誰呀，我不知道。」杜錦在林外與別人說話之時，那杜林可就將夜行衣靠偷偷的從褥套中，取了出來，圍在身上。他一聽是盜寶之寇心中暗喜，遂說道：這不是我進見之功嗎？做官的苗頭就來了嗎。我在外保些日子鏢，行俠作義，家裡也改不了門庭。我小孩子要是將寶鏹得回，送給我何大爺，那夠多好看。或是將普蓮再拿了，賊鏹全到手，那時不用說得個一官半職的，就是從王府裡得了點賞，也可以跟五獅子誇一誇呢。因此他存下心，才將夜行衣帶好。他趕緊問他父道：「那三寇是誰呢？」杜錦道：「這三寇是西川人，內中還缺少一人呢。」杜林說：「短誰呀？」杜錦說：「短黃花峰貪花童子黃雲峰，第三個是巡花童子黃段峰。杜林呀，你怎麼單給我惹這個事呀？」杜林說：「我給您惹甚麼事啦？」杜錦道：「那三寇全是蓮花黨之人。」杜林道：「那麼他們蓮花黨之人，刀法比咱們強，武藝比咱們好，咱們刀法是敵不住他們？」杜錦道：「不是刀法敵不住他們，因為老虎還有打盹之時啦，得罪了他們還不好防備。他是常來常往，咱們看守不住。你看的嚴密，他不下手，你有個疏神大意，一個看守不到，他要下了手往裡彈薰香，就如同治死人一般，那時咱們死都不知道。因為蓮花黨之人，不行人事，專一在各處做那不仁不義之事。杜林呀，我要知道你是這樣的一個琉璃球兒，我把你過繼你二叔。你看杜興，他怎樣的仁義，三綱五常，仁義禮智信，尊卑長上。」杜林說道：「爹爹，您可知為人任養活賊子，不養活親姪。杜興是我親兄弟，把他過繼了我二叔啦。合著您老弟兄一屋裡一個，他也是坐船開繞莊村，巡查。咱們喝的是江中水，有人在水內洗腳等事，他就不管。我在何家渡口，打過馬俊。您要跟他沒交情，我就叫他死在那裡。再者說，凡是咱們這兗州府的地面，提起杜興來，無人知曉。您要提起我杜林來，管保那些個賊人，都得想一想我是怎樣人物。」杜錦說：「杜林啦，咱們爺倆個睡一會兒吧，不必提這些事啦。在這露天地裡，防備有人聽見。我也想著他那上色的包袱裡，必是寶物。得啦，不用提了。」說完他一靠那褥套，又睡著了。杜林一看他爹爹睡覺了，拿起自己的大氅給他爹爹搭上。杜林恐怕未睡實啦，低聲叫道：「爹爹您睡著啦。」問了兩聲，那杜錦是沉睡如雷。

杜林一見心中放了心，這才來到林子外頭。使了個詐語，說道：「小輩，你不用在那藏著，我看見你啦。」說出了半天，聽四外無有動作，無人答言，他這才順著小道，一直東北而來。飛跑了不遠，影綽綽前邊有三人影，正是那三寇，一邊走著一邊說話。就聽黃雲峰說：「兄長您可記住道路啦嗎？」又聽普蓮說：「我記住道路啦，我就上他家來過一次。」又聽雲峰說道：「眼看天光

大亮，你我弟兄週身的血跡，恐怕走脫不開。」普蓮說：「不必擔驚，隨我來吧。」說話之間，他們出了小道，一直撲奔大道往東而去。普蓮說道：「這中三畝園，有個白面判官徐立，奉母命在金盆洗手，不做綠林的事。想當初我二人同手作事的時候，他不佩服我。從劉榮下轉牌之後，他沒上我這裡來。今夜咱們三個人，是上徐立家中安身。他若留咱們，做為罷論。可是將來我破案之時，也得咬出他來。他若是不留咱們，那時仰仗咱弟兄三口利刃，殺他們滿門家眷，將屍首全埋了之後，咱們在那中三畝園藏幾天。容等四外火光熄了。咱們再回故土原籍去安身。在西川養足了銳氣，大家殺奔何家口，殺那何玉老兒的滿門家眷，再為報仇。咱們到了那裡，我要叫開了門，我去進，你們弟兄緊跟著也就進去，將大門給他關上。二人答應：「是。」三個人主意打好，這才往前而去。眼前來到中三畝園的西村頭，杜林老遠的就爬在地上，回頭向四外瞧。三寇長腰往村子裡頭一跳，站住之後，紮紮二臂往後定睛觀看，四外無人。他三個人是往高處看，要是有人跟著是有黑影。他們細看沒有，這才進了村子，來到路北第二個大門，對面有八字影壁。杜林看準了三寇奔了大門，他便偷偷的來到影壁西躲牆，隱著了身子，偷看三寇叫門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普蓮與雲峰段峰說道：「我只要將門叫開，你二人可想著往裡去。」二人答應。普蓮用手彈門，少時裡頭有人答言，問：「是誰在外邊叫門？」普蓮說：「是我，此處可是徐宅嗎？」裡邊說：「不錯，是這裡。」普蓮說：「徐立可曾在家？」裡邊說：「那是我家主人，現在在家。你等我給您開門。」說話之人原本是老家人徐福，急忙找引火之物，將燈點上，穿衣下地，將燈到門房外邊窗台上，照著亮兒，將鎖開了，摘下門來，門將一開，那雲峰用胳膊肘兒一拐那左邊的門，當時就開啦，三個人匆匆的便都走了進來，當時嚇了老家人一跳，看他三人渾身的血跡，各持一口刀，臉上帶著煞氣，不認識三個人。他們進來之後，就將門關好啦。當中一人，手提一個黃緞子包袱，不知包內何物。徐福忙問道：「三位大太爺，您貴姓呀，老奴好往裡與您回稟。」普蓮說：「你貴姓啊？」家人說：「我姓徐名福，是本宅家人。」普蓮說：「我乃是屯龍口打虎灘，一山之王，姓普名蓮，金花太歲的便是。」徐福問道：「那二位呢？」普蓮說：「那是我的二位拜弟，一個叫巡花童子黃雲峰，一個叫貪花童子黃段峰。你趕緊回稟你家主人，就說我三人懇求我那徐大哥，借他家宅躲災避禍，住個三天五日，容等四外火光熄滅，好辭別我那兄長，回我們四川銀花溝。」老家人徐福說道：「普大王，想我家主人，奉母命在金盆洗手。他要收留您，您也別喜歡，不收留您可千萬別惱。您三位在此等候，待我去回稟一聲去。」普蓮說：「老哥哥，我那徐仁兄要是不留，您給美言幾句就是。」老家人：「是啦吧。」說完轉身往裡而去，用手一推東邊那扇屏風門，進了院子，來到北房東門外邊，用手一彈窗戶，東邊徐立連忙問道：「外邊甚麼人？」徐福說：「是我。」徐立問：「甚麼事？」老家人說：「你我主人穩在家中坐，是禍從天上來。」徐立在屋一聽老家人說話，透著驚慌失色，忙說：「老哥哥，不要耽驚，全有小弟擔任。」說著連忙起身，說道：「娘子快穿衣服。」當下他妻子徐門張氏，也就起身穿好衣服，掌上燈光。徐立到了外屋，將門開了，出來與老家人一同來到外面。那普蓮一見連忙上前，雙膝拜倒，說聲：「大哥在上，小弟普蓮拜見。」徐立伸手相挽，借燈光一看他人，每人一口刀，渾身血跡，又見普蓮手中提著一個黃包袱。

原來宋時年間，平常人不准使上色的包袱，黃的紅的不叫使。民間小登科之日，都使淡紅的包袱，全不能使大紅的，大綠的、水紅水綠的居多。徐立忙命徐福將西房的燈光點上，那徐福答應，到了西間，將裡外屋的燈，全行點好，徐立方將三寇讓到西房屋中。三寇到了屋中，徐立讓他們進到北裡間，忙問道：「普賢弟，這個上色的包袱，是從那裡來的？裡邊包著甚麼啦？」普蓮才說：「江南蠻子趙庭，爬碑獻藝，我與他賭氣，在京都八主賢王府，盜來金書帖筆鬧龍寶鏡。我盜寶鏡為鬥趙庭，那知何家口老賊何玉，率領眾人，一死與我作對，攻取我那打虎灘。是我弟兄寡不敵眾，我將鎧帶了出來，黑夜之間，無有紮足之地，才想起哥哥您這裡來。再說身上血跡頗多，白天行走不便。為是在您這裡暫住幾日，我們好回四川銀花溝。」徐立一聽，忙命老家人快到裡院，向張氏要出三身青衣服來，三根涼帶，好與他三人更換。回頭對普蓮說：「普賢弟，想我徐立，奉母命金盆洗手之後，在此地治土務農，所交的全是一片農家朋友，倘若被他們看出一點破綻來，倒有許多的不便。」此時徐福來到了裡院房底下，說道：「少主母。」裡邊張氏問道：「外邊可是老哥哥？」徐福說：「正是老奴。」張氏問道：「你來到後面，有甚麼事嗎？」徐福說：「我家主人叫我跟您要三身青衣服，三根涼帶。」張氏答應，忙開箱子取出來，送到屋門口。徐福伸手接過，拿到外面西房，交與徐立。徐立伸手接過，拿到北裡間，令普蓮三個人，將有血跡的衣服脫下，換好了青衣，結上涼帶。將那三件帶血的衣服，拿過來，交與老家人，說：「老哥哥，您快將這三身衣服，放在背靜地方，掩埋去吧。」徐福答應了一聲，伸手接過衣服，拿出去掩埋不提。此時天已快亮，那老家人埋完回來，徐立又令他去打盆洗臉水來，送到北裡間。徐立跟進來說道：「你們弟兄三個人，先洗一洗臉。少時天就要亮啦。我自從金盆洗手後，在家所結交的全是一般農夫農婦，每日不斷往來，恐怕被他們看見。你三人渾身一臉全是血跡，走漏風聲，一時不便。」回頭對徐福說道：「老哥哥，少時天亮，您好好的看守大門。要有人來找，就說我沒在家。我那神前結拜的朋友，方許進來。」老家人點頭答應，轉身出去。這裡普蓮說道：「徐大哥。」徐立說：「賢弟有話請講。」普蓮說：「我出來的倉促，金銀一分未帶，我未有甚麼東西，獻與老伯母。現下只有一件物件，可以奉送他老人家。」徐立說：「甚麼物件呢？」普蓮說：「我與江南蠻子趙庭，打賭鬥志，就是金書帖筆鬧龍寶鏡，我從八主賢王府盜了出來，直到而今。請將此物收留，容我四外火光熄滅之時，我弟兄回川，那時您到縣中獻寶，可以高官得坐，駿馬任騎。」徐立伸手將包袱，雙手接過，拿出屋來。自己在廊下一站，手捂胸前，暗暗說道：「好普蓮，我跟你何冤何仇，你將此物扔在我家，是惟我家祖墳不刨呀。」他這麼一低頭，又一正面，忽然看見眼前有條黑影，還是真快。他會沒跟上，只見那條黑影奔西北去了。書中暗表，這條黑影，便是混海龍杜林。原來他看見三寇叫門往裡去啦，他才偷偷的爬起，來到門道，便將白日衣服脫去，換好夜行衣靠。白晝衣服在小包袱之內，打了腰圍子，用絲線帶結好，抬胳膊踢腿，不繃不弔，來到門外，翻身而上，往裡而來。到了裡面，他往影壁上爬，就見從西屋出來一人，站在西房簷下，手拿包袱，在那里長歎一口氣。杜林看了，知道是寶鏡。他這才長腰奔了內宅西房前坡，雙手一扒中脊，飄腿就過去了。徐立提包袱來到裡院，一邊走一邊小聲說道：「真是穩在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。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。」提包袱進了北上房，說道：「娘子，你快將娘親喚起，現在有人送來寶鏡，暫且先存留在咱們家中。」那張氏答應，舉著的把燈兒來到西間，後面徐立跟隨，二人到了西屋。那張氏交燈放到一旁，急忙跪倒。此時徐立也隨在後面，雙手放下包袱，手扶牀沿，小聲喚道：「娘啊。」張氏叫道：「婆母啊，您快起來吧。」他們婆媳，平常很是投緣對勁。徐立叫了兩聲，老太太沒理他。張氏說道：「娘啊，咱們真是穩在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。您那不孝的孩兒，所交不義的賓朋，有人將國寶盜來，送到咱們家中來啦。」老太太一聞此言，嚇得急忙醒了，說道：「姑娘啊，你快將我扶起。」此時老太太正在病中，尚未痊癒，張氏急忙上前將老太太扶起。徐立一看他老娘嚇得顏色更變，他可在地上跪著，忙說道：「娘啊，您不必耽驚害怕，孩兒我有妙計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孩兒呀，禍全到了咱們家哪，你沒有妙計啦。賊咬一口，人骨三分。你外頭甚麼朋友全交，摸一摸腦袋算一個。」那張氏在一旁站著，雙手攙扶著老太太啦。那老太太用手揪了張氏，雙日落淚，如同斷線的珍珠一般，說道：「兒呀，姑娘，為娘的托媒婆，將你說到我家，為是跟我兒成為白頭到老。不想他行為不檢，竟跟那狐朋狗友結交。直到而今，又將盜寶之寇，讓到家中。那賊是居心不善，他要臨死拉墊背的啦。此人盜寶關係重大，他來到咱門家中，倘若官軍從此處拿走盜寶之寇，他落個凌遲處死，咱們全家落個項上餐刀。」說著話他婆媳痛哭一場。徐立一看，此時好比萬把鋼刀紮於肺腑，滾油潑心一般，便木在那裡。張氏說道：「娘啊，您將鑰匙交與孩兒，我將寶鏡暫且存在咱們箱子裡面。外間屋中有神佛，孩兒我每在跪他高香三股，叩稟上蒼，因為此乃天上所掉之事。」老太太交了他，張氏伸手接過，說道：「娘啊，您看在孩兒面上，千萬別哭了。」說完，站起身形，開了箱子，將寶鏡收好。鎖好了之後，又將鑰匙，交還了老太太，回身衝徐立一拜，說道：「夫主，後面之事，你一概不用分心。你到前面侍候三寇，千萬別落個不字。」王氏老太太說道：「姑娘從此以後，你可不要梳洗打扮。那西川路上的人，狼心狗肺。」張氏點頭答應，從此他是每晚，要跪三股高香，為是叩求上蒼，早行赦免，收回惡人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杜林他在暗中一切看明，這才飛身下去，到了外面，夠奔西村頭。到了那座墳地切近，就聽他爹正在林中罵啦，說道：「我夫妻二人怎麼養活這麼一個孩子呀。早晚我們這兩條老命，被他給斷送了。」杜林連忙進了林子，說道：「爹爹您別罵啦。您

罵多少樣，您記著啦嗎。」杜錦說：「你別氣我，這就快把我氣死啦。」杜林道：「您要罵我，我還不進來啦。可倒好，全在豬身上找，稱的起是豬八樣。」杜錦問道：「你換上夜行衣，做甚麼去啦。」杜林道：「我上樹林外頭拉屎去啦。」杜錦道：「這麼大的一片墳圈子，你會拉不了屎。」杜林說：「往往大家都說聞臭聞臭，三天不長肉。本來您就長得瘦，我要再在您的旁邊拉屎，您聞見了臭味，更不長肉了，那成了爸爸燈啦嗎。」杜錦說：「杜林啊，你別氣我啦，留我這一條老命吧，快將夜行衣脫下，解下馬來，咱們好走。」杜林當時脫下來，仍然收在小包袱之內，換上白晝衣服。問道：「爹呀，咱們上那裡去啊？」杜錦說：「咱們回家。」杜林道：「咱們為甚麼許的，給人家看了一夜的墳，墳主知道嗎？人家也不知情啊。」說完他解下馬來，將兩匹馬的肚帶，勒緊了三扣，將褥套拿出，放在馬上。看地上沒落下東西物件，杜錦轉身往外要走。杜林說道：「爹呀，咱們不用回家啦，還是上我何大爺那裡去吧。」杜錦說：「不用，回家吧。」杜林說：「您為甚麼要回家呀？有不那時候咱們不來好不好？」杜錦說：「杜林，你的機靈差遠著啦。眼下我聽鏢行人說，那普蓮盜走鬧關寶鏢，那看樓的是李翠雲龍，他二人是你王大爺的徒弟。」杜林說：「那個王大爺？」杜錦說：「鎮海金龍王殿元。」杜林道：「那也不要緊啊。」杜錦說：「內中有魯清，自在熊魯彪的兄弟。」杜林道：「這個魯清，我已然在背地裡給他磕了頭啦，拜他為師。」杜錦說：「你為甚麼給他磕頭哇，為是跟他學刀法？」杜林說：「刀法，咱們是花刀第五門，比他們全強，跟人學做甚麼呀。我就求人家別跟我學就得啦。我不是跟他學別的，學點壞。」杜錦說：「得啦，別說，咱們還是回家吧。」杜林說：「爹呀，您帶我去吧。」杜錦說：「咱是別去啦，現下你大叔上石家鎮，已然將石祿請了出來。而今他們拿普蓮的心急，真如鑽冰取火，軋砂求油一般。」杜林說：「幹什麼這麼拿他呀？」杜錦說：「他是國家的要犯，此鏢他們沒得回去。」杜林心中一想，這可是進見之功，我要將鏢得回，拿住了普蓮，將來賊鏢一入都，王爺必有賞賜。那時我拿回家中，也可以誇耀於他五弟兄之前。想到此處，遂用好言安慰，說道：「爹爹您帶我去得啦。」杜錦說：「杜林呀，是你不知。你是我的兒子，你是甚麼脾氣，我還不知道嗎。你的口齒不嚴，那魯清兩眼不揉砂子，見其面知其心。」杜林說：「這麼辦吧，咱們到了那裡，不用管他怎麼問，我是一問三不知，神鬼怪不得。無論他怎樣的問，咱們是一概不知，他沒主意。現下咱們在這裡沒有外人知道，到了那裡，您叫我說我才說，不叫我說，寧可爛在肚子裡還不咸嗎。」杜錦一聽，實在無法，這才答應。杜林說道：「再者孩兒我明白，他們大家求咱們幫忙，拿住了三寇還好。若是跑了一個，那咱們杜家河口就不用太平啦。又道是伸手是禍，拳手是福。」杜錦說：「你說的全好，那咱們走吧。」從此父子二人，拉馬出了樹林，認鑿搬鞍上了馬。

此時天光已大亮，太陽出來了。杜林說道：「爹爹呀，您可認好了道路吧，先找個鎮店，吃點甚麼再走。」說著話走了不遠，看見有一股大道，往北而去。看見一個打柴的，杜林忙跳下馬來，上前抱拳問道：「借光您哪，何家口在那裡？」那樵夫說：「離此地還遠啦。」杜錦說：「前頭有村子沒有？」打柴的說：「有，那村子名為三義店。」杜林說：「三義店有酒樓嗎？」打柴的說：「那是一個大鎮店，甚麼都有。」杜林說：「有勞了。」那樵夫自去。他回頭一看他爹的馬，相離遠一點，他便站在那裡等著，說道：「哎呀，我實在餓啦，您把韁繩交給了我吧。」杜錦說：「你要韁繩做甚麼呀？」杜林說：「為是走的快一點。」杜林說：「可別太快了。」杜林說：「是啦，不能太快啦，您餓不餓呀？」杜錦說：「不餓，不像你是的，一會兒就餓。」說著把韁繩，遞了過來。杜林伸手接過，便拴在自己馬後，飛身上馬，抽出打馬藤條，懷中一抱，兩匹馬往下走來。他的馬拉著後邊之馬，越走越快。杜錦在馬上騎著沒有拿手，韁繩在前邊黑馬身上拴著啦，忙問道：「杜林啊，你打算乾甚麼呀？」杜林說：「我餓啦，這個馬不快。」杜錦說：「這個馬還不快啦，有多快呀。」杜林說：「咳，您說這個馬不快呀，來，咱們叫他快著一點。」說完，他連打馬三下，兩匹馬如飛的似的，往下跑了下去，穿村過店，直往下跑。那杜錦連忙爬伏在馬鞍子上。杜林在沿道上，看見有那老年的行人，他就問：「老大爺，我跟您打聽打聽，何家口在那裡？」老者說：「你從此往北，順著河沿走，再往東，看見石橋，過了橋再打聽，那就快到了。」杜林說：「道謝，道謝。」說完一打馬，直向北而去，順著長河又往東，那河就往北拐下去啦。他們便順著東岸，一直正北。看天時已然過了午啦，好容易看見了跟前有一道石橋。到了橋的切近，那橋翅上坐著幾位年老的人。杜林連忙問道：「老大爺，何家口在那裡啊？」那幾個老人一看，見兩匹馬，後邊那匹馬上馱一年老之人，爬伏馬鞍之上，紋絲不動，兩匹馬渾身是汗。眾人以為是去瞧病，大家全說：「不可不快告訴他。」遂說：「馬上這位小爺，你要上何家口，由此過河往西北，見了□字路往北再往西，路北有坐大廟。順著廟牆的大道，再往北，道西邊頭一個村子，那就是何家口。杜林說聲「勞駕」，打馬三下，一直的又跑了下去。直到了何家口的東村口，問道：「爹爹您還肚子疼不疼啦？」杜錦說：「好孩子，你可真成，不用費話啦。我說不用那麼快，誰說肚子疼啊。杜林啊，你安著甚麼心啦。」杜林說：「我沒有甚麼心。您叫我說，我才說。不叫我說，我不說。」說話之間父子二人下馬，拉馬進了村子。杜林道：「怎麼找不著那個是正村子。」杜錦道：「這還沒進村子啦。」說著話，眼前來到一片大土圍子，有三道大豁口子。爺倆個就進了南邊這個口子。杜林說：「這個是何家口嗎？」杜錦道：「對啦，這個是東村頭。」

父子進了村子，一看兩旁鋪戶住戶不少。走了不遠，往北有股大道。他們往北，見了□字路口，又往西，便是何家口的中街。杜林一看這些鋪住戶，每家門首全掛著小鑼梆子。杜林問道：「爹呀，您看他們全掛著梆子跟鑼，那是做甚麼呀？」杜錦道：「這是小鑼會。要是一失火，以小鑼為記。有了賊是梆子為記。」說話之間，來到吉祥店門前，門是關著。上前叫門，裡邊有人問道：「何人叫門？」杜錦道：「我拜兄何玉可在家？」裡邊說：「在家，您是那一位？」杜錦說：「我住家兗州府西門外，杜家河口，我乃杜錦，到此處來望看我的兄長。」店裡伙計從門縫往外一看，問道：「那一位呢。」杜錦說：「是我兒杜林。」伙計說：「您在門外稍等，待我給您往裡回。」說完他到了裡面。對何玉一提，魯清便過來了，問道：「開門了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沒開門。」魯清道：「何大哥，杜錦的名聲可不小。列位，那杜家河口，離咱們這裡有多遠？」何玉說：「約有四五□里地。」魯清道：「是啦，而今咱們大家攻破了打虎灘，沒拿著盜寶之賊，金花太歲普蓮跟雲峰段峰三寇，不知逃往何處。據我測想，盜寶之寇，以及寶鏢的消息，一定在他父子身上。我魯清敢說，見其面，就可知其肺肝然。少時您見了他們必須如此如此，丁大哥您少時也必須如此如此。」安排已定，眾人這才迎了出來。伙計開了門，大家見禮畢，這才將他們父子同請進來。後來聽杜林說了出來，魯清道：「你可知道賊鏢落到何處？」杜林道：「連那鏢放到那裡我全知道。」魯清一問，他才詳細說了出來。石祿說道：「清啊，原來老肚子來啦，帶了小棒槌一根。連他們到了判官那裡，好啦，我找判官去。」說完他將皮搭子內的錢倒了出去，插上雙鏢，往外就要走。杜林問道：「魯大叔此位是誰？」魯清道：「他乃是聖手飛行石錦龍之次子，他名叫石祿，外號人稱穿山熊。」杜林說：「他怎麼管我叫小棒槌呀？」魯清道：「這人忠厚又護熟，這他就記住了。」杜林道：「他飄流在外，上那裡去找判官去呀？」魯清道：「那你就別管啦。」石祿來到外邊，叫伙計給他開店。伙計說：「您上那裡去呀？」石祿道：「我上三環一個滾判官他家去，那個蓮跑到他們那裡去啦。」問道：「伙計，他們從那邊回來的？」伙計說：「從東邊回來的。」他說：「好吧，那我往東去啦。」說完他一直往東去了，按下不表。他這一去不要緊，才闖出大禍一身。欲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